



# 大水出好河

◆ 葛水平

人类生活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平静的,愉快的。周遭的事物,呈现出一种不被我们的生活染指的自发状态。太阳照常升起,可以为每一天的日出而感动。这也是我一再往高原走的理由。

没有太阳如何朝阳?没有河水又如何锦绣?

人类要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间第一宝贵,这才是顶顶重要的。

## 黄河含混了太古的血缘

一条大河,浑浊而厚重,这是泥土的颜色。在金黄的太阳下,黄河像水油画一般涌动着中华民族的气质与表情。

黄河水从白云缭绕的巴颜喀喇山而下,由西而往东。关于它的发源,昔日曾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的葱岭北河和葱岭南河,当作其源头。一直到清高宗,派阿弥达到青海实地调查,始知黄河实发源于青海噶达素齐老峰之下。《清一统志·青海厄鲁特》中写道:蒙古语噶达素,北极星也,齐老,石也。唯此一石峰,其崖壁皆土,作黄赤色更无草木,壁立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醴为百道,皆作金色。水作金色,一个“金”字,把黄河的水放到了文字的最高处。

黄河尽得天地风云之气,虽不言不语,却映衬出日月往古至今其绝,其独,其柔,其刚的美丽。黄河的少女时代,一直是清澈的。《诗经·魏风·伐檀》曰:“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当时的魏国在今河北,黄河清澈地流过了黄土高原。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全力开垦农田,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的植被开始遭到破坏,这是欲望和生存的再抉择:水给人以智慧、豁达和幻想,而土地则给人以沉默、隐忍和务实,黄河文明是从黄河水变黄而开始的。

黄河最早称为“河”“大河”,从唐宋时期开始,称为黄河。

九曲蜿蜒,一条大河由青海入甘肃境,纳大夏、洮、湟、大通、祖厉诸水,出入长城;再循长城北行,经贺兰山东入绥远省,折东流复南下,成一大曲,名曰河套;自此屈曲东南行,经陕、晋两省而入河南省境,穿壶口、龙门二山,纳汾河、涑河、渭河诸水,始由高地而入平原;至潼关阻于秦岭,折向东,纳洛河、沁河诸水,陡落平地;再向东北流,经河北省,入山东省,至利津县入渤海。全河流经青海、甘肃、宁夏、绥远、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九省,计长四千六百多公里,约合八千余华里。

滚滚涛涛,不舍昼夜,千年万年,一条华夏民族湿地的根长流不息。

宋人王安石面对着裹挟大量泥沙的黄河,发出了“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的咏叹。黄河含混了太古的血缘,同时也含混了神的戒示,宛转回首,有多少文明迁移盈消!

读书的人都知道楼兰、罗布泊,汉初被认为是黄河之源的丝路巨泽,它是一步步走向枯竭的。一条河,一条纵横捭阖的大水,自然的生命就是人类的生命,保护母亲河,社会的文明进步则是一种呼唤、激发与推动,保护应该从每个人做起。

当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上溯到一个民族的源头时,最终一定迷醉在一片无比壮丽的高山峻岭和冰天雪地江河的源头里。源头活水,人和自然在这里可以赢得更长的时

间,生命的华光不会那么快消逝,细胞的分裂速度慢下来,它们可以从容汲取纯净的空气和阳光,真个是源头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民间谚语,曾有“一盆河水半盆泥”之说,谚语对黄河水浑浊的形容淋漓尽致,也深含着人们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担忧与无奈。

在青海,一直流传着“天下黄河贵德清”的说法。黄河自共和县与贵德县交界处的多隆沟入境,由西向东呈弓形穿越县境中部,至松巴峡出境,全长76.8公里。从古至今,贵德人民在黄河两岸及其支流范围内辛勤地植树造林,如今已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当走进贵德亲近那遥远的黄河少女时代,树在风中摇曳着柔弱的躯体。一棵树有多难?把坑挖深些,把土塞牢些。根深才能叶茂,土满才能枝壮。高原风沙大,防风固土,对于沙漠、戈壁和裸露的大地来说,植物是它们的宗教。

贵德人已经5年不用塑料袋了。贵德的超市也没有塑料袋。

1921年,名声显赫的奥地利化学家马克斯·舒施尼在自己的实验室中自杀,临死之前,他曾连续3天彻夜未眠地做实验,为的只是找到可以降解塑料袋的方法,把这个由他亲手放出来的“魔鬼”,装回魔瓶里去。然而他最终失败了,责任感极强的舒施尼在实验笔记中写道,自己的工作本来是要造福社会,然而塑料袋对人类的危害却令他深感愧疚,“对全人类的负罪感”令他无法再继续活下去。

资料显示:每年约有上千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很多鱼类被发现在食用塑料垃圾,每年还有很多海洋生物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

塑料垃圾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降解,我们的随手一扔可能就是“谋杀”。有研究指出,在海洋生物的体内找到了塑料微粒。塑料垃圾有可能通过生物链进入人体。

拒绝污染是生活在源头的人们所采取的保护行动,如此才有了黄河弦响般的风声和水声,燕声和鸟声。走过春暖花开,走过内心的依恋和不舍,在贵德的黄河岸上,我看到一只乌鸦的黑翅,在一块农田里张开,在另一块农田里收拢,它望着虬枝苍劲的老树叫着,把河流推向远方,推向野火次第开放的远方,推向十万人间烟火的远方。

## 祁连山,高原上的哈达

进入祁连山腹地,天空的白云,犹如一条高原上的哈达,护佑着草原上的生灵。随风摇曳的油菜花则把大地涂抹成一片金黄。

一个朝圣者磕着等身长头,向前匍匐下去的时候,他的影子牵着千年的风,千年的经幡,千年的执着和坚定!千年的旋青莲花开了,心发所愿口诉祈求,一切,只等好于今生的来世。来世,即使放开所有的想像也难以穷尽它的美好!

6月尾的祁连山国家公园,草滩上盛开着一种黄色的太阳花,尽呈匍匐在地的的美丽。一群牦牛,一群羊,我看到所有

来者亲切的面孔。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里赤足下水,清凉透骨的溪水上涟漪妙漫着前世和今生!抛开现实的目不暇接的纷纭世事,走到这里的时候,心和蓝天和溪水和高原飞翔的鸟一样,也就走进一块洁净的空间。

所有人的心都是透亮的,如同空气一般相融在一起,是因为祁连山,因为广阔的高原,横无际涯的天空下我的身后是闪耀着美妙芒刺的雪山,席地而坐时回头看到那个朝圣者长叩的身影,大好的晴天下,有福人,他将历尽艰辛,也将功德圆满!

在祁连山突然想为禽兽说几句话。假如以人的善恶观为尺度,把兽归结为“恶”是荒谬的,把禽归结为“可爱”也是幼稚的。禽兽是生态环境的风向标,它的多少直接反映着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劣。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曾说:“大自然喜欢简单,大自然也不是傀儡。”先贤遥远的声音在时下变得清晰明亮,人们重新回到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问题:应该如何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莎士比亚曾说:“有智者虚怀若谷,有力者耻于伤人。”以宽宏大量之心高抬贵手给生而自由的动物们一条生路,“天人合一、仁爱及物、慈悲为怀”,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人类才能长久存活。

生物学家曾经观察到一只老孔雀与一群乌鸦共栖同食的惊人场景,原来这是因为孔雀折断了腿,下不了白腊树,而乌鸦的喂食使它恢复了健康。

苍茫雄壮的祁连山孕育了大面积的荒野,而荒野是孕育生命的乐园。祁连山是我国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之一,分布有雪豹、白唇鹿、马麝、黑颈鹤、棕熊、马鹿、盘羊、岩羊等39种野生动物。因为生物多样性、独特而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祁连山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物种质资源库和野生动物迁徙的重要廊道。在全球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雪豹是中东亚高山环境里最顶层的捕食者和旗舰物种,能反映高山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科学证据表明,青藏高原是雪豹的物种起源地,这里是它的第一故乡,在全球雪豹数量约7000多只中,中国拥有超过60%的栖息地和种群数量。

当你看到惊人的广阔的寂寥和那巨大的无法被形容的空旷时,你想象不到你是在陆地上行走,也同样想象不到会撞见任何有趣的生灵。

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早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只有走向高原才知道不与自然共舞,人类的快乐便一无所有。



## 深山短章

◆ 邱振刚

山神拂落一宵酒意  
诗溪江流涛如莲  
雨滴万千纵横  
是谁在天地间挥洒如许诗句?  
斗笠,竹筐,走出雾,  
复入雨,农人背影依稀  
在田埂上踉跄蛙鸣  
脊背如弓 坠下一路凉意  
天色向晚,炊烟在雨声里呜咽  
远行人叹息而至,收拢油纸伞  
在檐下抚平犹疑

山,场间盛满月色  
并投我以鸟啼  
倏忽已远,只为酿出  
一个含义不明的玩笑  
雨化为雾,在峡谷之巖氤氲  
龙凤不在崖顶矗立,  
长吟归去,并赋形于  
坡下楼阁连绵,  
和古寨里墨色淋漓  
此时,穿岩山树影幢幢,  
有人正耕织着  
山神的巨笔,水神的浴衣

梯田,由峡谷铺满山峦,  
谁曾踏着台阶上行  
又吐出雾气  
涨落着最苍苔的记忆  
石磨滚动岁月,  
榨油坊的木板墙缝  
沉积着瑶寨久远的消息  
推窗,让梦境延拓  
黑灰色的斑湖里,  
激水流深,万籁俱寂  
江声伏地而来,蓄势出一个  
锦绣般的湘西

作者为《中国艺术报》理论副刊部主任

## 自然纪录片导演孙宁:

# 每个镜头都有故事 每个生命都值得敬畏

◆ 本报记者陈妍凌

一手拎着方便面、矿泉水,一手扛着摄像机,照片里的孙宁和同事们是大山里的“鸟友”。

穿西装、打领带、亮相红毯,另一张照片里的孙宁,是在国际艾美奖上获奖的中国自然纪录片导演。

哪个形象才是他的日常?孙宁笑眯眯地指了指身上的T恤衫和休闲裤:“喏,生活可以很随性。”紧接着又补了句:“但是对作品,一定要用心。”

孙宁导演的全景声自然电影《鹭世界》,被国际艾美奖授予特殊贡献殊荣。评委评价它“故事完整,画面唯美,语言风格极具中国特色”。他执导拍摄的黄河生态纪录片《大天鹅》,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优秀国产纪录片奖,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作为2021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之一,孙宁认为,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需要优秀的文化产品。他愿意到野外“自找苦吃”,更享受在自然里的每一次拍摄,带领团队用影像讲述中国自然生态故事。

## “入坑”拍鸟,从不得要领到听声辨鸟

在国内美食、人类类纪录片大量涌现的背景下,孙宁为何执着于拍摄生态环境故事?

“其实我也在寻找答案。”孙宁说,大概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大自然,同时被现状所刺痛吧;和国外相比,国内的高质量自然纪录片和电影太少了。“也许我们加入其中,努把力,也能拍出和国外比肩甚至更优秀的作品呢?”

十年前,怀揣着自然梦,孙宁转行开始拍鸟。但并非科班出身的他,拍摄的第一年,始终不得要领,基本没拍到想要的素材。

他想记录一个大天鹅家庭的故事,可选定的拍摄主角混到一大群同类中,拍摄者就蒙了:“它们长得都差不多,哪一只才是我的主角?”还有的时候,大天鹅上一秒还在镜头下优雅地划水,下一秒就猝不及防地扑扇着翅膀飞走了,镜头来不及跟上,拍摄不完整。“正拍着呢,(突然惊呼)我的鸟呢?”孙宁笑着回忆:“那时候可郁闷了。”

不过,在山里和鸟相处的过程中,他对鸟类的了解也越发深入。他发现,每只鸟都有自己的特点,性格、长相、行为等都透露着个性。有的鸟胆子小,有的个性豪放,“只要用心感受,就能发现区别。”

谈起鸟儿和自己的发现,语调平和的孙宁来了兴致,不自觉地语速加快,声调上扬,肢体动作也丰富了起来。他模仿大天鹅“嗷嗷”的叫声讲述道,它们集合时,领头者会发出低频的叫声,待到叫声急促,那就是准备起飞了。低飞起飞也有类似征兆。孙宁曲臂向前,以手掌模拟朱鹮头部:“它们的头像这样,一点一低地,向下试探。”

渐渐地,孙宁和伙伴们的拍摄从容起来,“有时候听声音、看动作就知道,那一家子要飞了”,也能从一大群同族群鸟中一眼就辨出自己的主角。

## 宁可“脱层皮”,也要记录自然

同行们形容,拍纪录片难,拍自然纪录片和电影更要“脱层皮”。孙宁也认为,这是对财力、体力、智力、耐力的多重考验。

在国内,自然电影仍然小众,票房等市场表现远不如商业片,加之上下游产业链尚不健全,资金不足,成了困扰孙宁和团队的一大问题。他们不得不在拍鸟间隙,承接一些商业拍摄工作作为贴补。在《鹭世界》拍摄中功不可没的一部长焦镜头,价值近10万元,起初买不起,只能靠租。孙宁犹豫了一年才买新的。一个镜头,相当于花去了团队一两个月的拍摄差旅费。

即便经费紧张,孙宁对作品质量的要求也丝毫不降。原计划2018年上映的《鹭世界》,因为他对内容的精益求精,又延长拍摄了两年,直到去年初才上映。拍摄的视频素材,足足用了40个2T空间硬盘才存下。其中一个表现苍鹭在夕阳下享受孤独的镜头,摄制组更是花了两年才等到。此外,《大天鹅》的拍摄历时3年,正在后期制作并计划明年进入全国院线的《朱鹮的传说》,也拍了4年多。

孙宁认为,这样的精耕细作是值得的。“作品用了心,大自然能看到我们的付出,我们也会得到尊重。”

那几年,他们每年在野外拍摄200多天,从清晨进到夕阳西下。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和干粮,爬坡过坎,对日行万步习以为常。

大自然里,没有剧本。每一次出发,他们都无法预知当天会邂逅什么自然故事。这是大自然的魔力所在,也让野外拍摄的难度加倍。

等待,成了日常。他们因此戏称自己为“老等”。有一回,他们发现黄河滩上的一处小坑里有几个金眶鸻的卵,查阅资料发现,大约10天后能孵化。从第7天开始,孙宁和两位同事便在附近蹲



苍鹭在夕阳下享受孤独。



孙宁在拍摄现场。



两只对歌的朱鹮。

守,希望用镜头记录下幼鸟破壳的瞬间。鸟类警惕性高,为了避免惊鸟,拍摄者常常需要藏身帐篷来伪装。5月中下旬的太阳,把河滩晒得格外潮热,摄制人员在简易帐篷里待上几分钟便浑身湿透。他们养育孩子成长,在产房外等待妻子分娩的丈夫,期待又忐忑。苦等数日后,幼鸟终于从壳中探出头来,记录下生命最初诞生的一刻,令他们欣喜若狂。

## 用美和爱,激发观众保护欲

关于鸟儿的出生,孙宁镜头下记录的还有小苍鹭。苍鹭母亲离巢觅食,喜鹊趁虚而入,啄破苍鹭卵,破卵再无孵化幼崽的可能,归巢的苍鹭母亲不得不将其抛弃。而躲过喜鹊袭击的两只苍鹭幼崽,虽然成功孵化,却因好奇贪玩,在山崖壁上蹦跳探索,一失足,跌落殒命。

拍摄者回忆,在现场看到小苍鹭爬上崖壁时,就倍感焦急,可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这让他们感慨,每一个生命来到世界都如此不易,又如此脆弱。

这段小苍鹭的故事被剪辑进《鹭世界》中,孙宁用旁白告诉观众:“自然界中,生存着实不易,面对生命的无常变化,人类只需表示敬畏。”

孙宁作品里的“生命无常”,也发生在大天鹅“美峡”一家身上。它们生活在河南三门峡黄河湿地苍龙湖上,“美峡”与“肖城”在越冬地恋爱产子,共同养育孩子成长。然而,意外降临,有一天,雄性天鹅“肖城”忽然失踪了,孙宁和同事们沿着水岸去找,见到的却是它的尸体。那天,孙宁痛哭了4回,直到深夜仍无法入睡。

《大天鹅》故事的后半段,美峡成了单亲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和领地,她以一己之力挑战一群人入侵,累到动弹不得;冬去春来,翅膀受伤的她,目送长大的孩子们一一离开,向北迁徙……

“我希望用主人公的成长故事让大家感受到,每一个物种的延续中,小生命们都在努力,它们的生存也许比人类还更不容易。”孙宁说,地球物种的生命是平等的,人类不应凌驾于其它物种之上,甚至剥夺它们的生存空间。

多年来,孙宁致力于用唯美、震撼的画面感染人,用真实自然的故事打动人。“它们的生活里,也有关于母爱、关于成长的故事,和人类情感相通。”孙宁希望,用影像带领观众放慢匆忙的脚步,感知草木鸟兽,热爱大自然,靠近它,保护它。

